小小说

羊啊羊

■张国营

一个闭塞的山坳里，几百只大大小小的山羊正在聆听头羊的讲话：“族亲们，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小山坳，水源断流，青草逐渐枯竭，已是山穷水尽。作为如此庞大的族群，我们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要带领大家离开这个鬼地方，奔往山那边的小康村方向。那里地肥水美，绿草如茵，到那里，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但是，翻山越岭，艰辛不言而喻，只有心无旁骛、齐心协力才能到达。大家意下如何？”“我们唯‘头羊’是瞻，尽快赶到小康村，实现我们的族群梦！”羊群一阵欢呼。

于是，头羊带领羊群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山路弯弯，陡峭崎岖；山风凛冽，彻骨切肤。众羊伸着头，弓着腰，蹬着腿，艰难地向前行进。

不到一个时辰，羊A渐渐感到饥不可耐，四肢乏力，有些吃不消了。它一眼瞥见道边长着的几株青草，真想一下子把它们吞进肚里，聊慰饥肠。不过，它还是想到了头羊的戒律，又怕被别的羊瞧见检举自己。但是那几株青草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趁别的羊不注意偷偷把它吃下谁会知道？于是它慢慢离开羊群，小心翼翼地溜到道边啃食青草。当它的下巴刚刚触碰到青草，刚刚嗅到青草的清香时，它的两只前蹄向前一滑，整个身子随即向前倾斜，两只后腿也立即失重，只听它“哧”的一声栽入悬崖。

又走了一程，羊B也感到饿极了，饥肠辘辘，它也想到道边的青草了。因为头羊早有戒律，又有羊A的前车之鉴，它想还是忍一忍吧。可是刚忍了一会儿，它的目光又一次瞥向青草，肚子也一次又一次告急。于是它开始盘算：一要避开羊族的视线见机行事；二要勘察好地形，确保安全。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吞食几株青草下肚，再和别的羊一样跑路也就有底气了。想好了，它就开始行动，果真很安全地把道边的几株青草吞进肚里，立即缓解了饥饿问题。可是正当它感到满足时，隐隐觉得肚子有些痛并且愈痛愈剧。它实在走不动了，扑通卧到地上，浑身发抖，口吐白沫，四条腿一伸眼一瞪，小命就没了。原来它误食了一种俗称断肠草的毒草。

慢慢向前走，头羊渐渐觉得后面的羊群跟得不那么紧了，并且情绪有些涣散。它转过身向近旁的羊询问原因，回答说：“速度渐缓是因为心不齐，心不齐是因为有些羊禁不住诱惑偷食道边的青草，相互影响，无心走路。”头羊了解了原因，就让大家检举揭发，一下子查出五六只偷食青草的羊，一举把它们逐出羊群。

这样，整个羊群气也顺了，心也齐了，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了。又走了一会儿，已经望见小康村了，每只羊都信心百倍。

诗歌

这个下午（外三首）

■邵 超

一只鸟儿向北飞去
又一只鸟儿向北飞去
又有一只鸟儿向北飞去

北方一定发生了什么
我期盼返回的鸟儿捎回结果
然而，没有一只鸟儿返回

没有一只鸟儿返回
这个下午
我的双眸成了北方的翅膀

其实小草并不知道

风从东方刮来
我淡定地站在西方
风从西方刮来
我从容地站在东方

风从南方刮来
我坦然地站在北方
风从北方刮来
我冷漠地站在南方

嘲笑我痴呆的时候
其实小草并不知道
一个伫立在季节风口之上的人
内心也在敏感地摇摆

照镜子

我冲镜子努努嘴
镜子就会学着我的模样
努努嘴

我冲镜子龇龇牙
镜子就会学着我的模样
龇龇牙

我冲镜子笑一笑
镜子就会学着我的模样
笑一笑

每当我这样和镜子对话
镜子就会用哑语说
许多事情原来都是如此相似

炭 说

抹去吧
抹去所有的光亮
包括灯
包括流水的清澈
包括萤火虫
包括星星和月亮
包括一双双眨着的眼睛

适应黑夜
才有可能
潜入或者摆脱黑夜
就这样
在今天这个漆黑的晚上
我成了
一块疾走的炭

散文诗

寻你（外一章）

■卞彬

相处的那段岁月，早已蒿草丛生，手执镰刀，我们却无法靠近那片坡地。

你从那时离去，从此如一朵漂泊的云。

那些往事枝繁叶茂地覆盖我所有的记忆，夏日为我遮阳，冬日用以取暖。

但它们终不能作为拐杖，扶我走过怀想的季节。

总在飘飞的云朵中寻找你，在四季的风中寻找你，在盛开的花丛中寻找你，在候鸟的鸣声中寻找你。

但你却像无色透明的空气。

你的地址已斑驳。

你的名字却锃亮。

风雨中，那个挂在枝头的信封，是我为你而筑的温暖的巢。

期盼一双翅膀的归来。

老乡会

是一些风，带着黄土的淳朴与丰厚，自情感的某个角落轻轻吹来。

故乡的炊烟故乡的鸟鸣故乡熟稔的乡音。

故乡的月故乡的桂花故乡古酒一样的情怀。

有一棵树自童年时就已开始生长，如今根系已遍布全身的每一条血脉。

围坐成一个圆，多像故乡村头的那口老井。

乡情就是从这里被一口口啜饮。

唱一些歌吧，抑或跳跳舞，或者谈谈某年某月某人某事。

乡音就像农忙时节的镰刀，割倒一片片往事。

丰收的喜悦在脸上闪烁。

总要种植一些什么，总要收获一些什么。

除了乡情，还有什么能满足远方的饥渴？

广袤的原野上空，故乡的那轮月总被擦得亮亮的，常在某个不经意的回眸中，让人感动。

莫非老乡会就是擦亮故乡之月的那块布吗？

散文

饭场

■刘权葆

孩提时代的记忆总是那样美好，让人终生难忘。

至今还记得，那时候，乡下有许多吃饭场。所谓的吃饭场，多分布在各村的街头巷尾，七八家或者十多家，甚至同一家族同一姓氏，每天早中晚端出饭碗走出院门聚集在一起，常常围成一个圈边吃饭边调侃。吃饭场是乡村人传递消息、交流情感、相互了解、经验互动的平台。在吃饭场里，可以听到村里发生的很多事情，诸如谁家的婆媳吵架了、谁家的媳妇偷汉子了、谁家被盗了、谁家的孩子在外打工又邮寄回来多少钱等等，时常耳闻。往往是听了传闻，接下来大伙开始发表各自的评论，同一话题，有时有不同的看法，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弄得不欢而散。虽然闹得脸红脖子粗，看在爷们儿份儿上，谁也不跟谁计较，再见面依然谈笑风生，碰上又有不同看法，仍然辩论不休。这样辩论多了，乡下叫抬杠。于是有人就给抬杠的双方分别送了个外号，一个“杠头”，一个“杠眼”。杠头杠眼好像天生就是一对冤家对头，一张口，观点就相左，于是就抬。这一幕是吃饭场里最大的看点，有时难免会抬急了眼，互相谩骂揭短，进而动粗挥拳，我们毛孩子对大人的行为非常不解，悄悄问父母怎么会这样，大人们往往哈哈直乐，让我们只管看热闹，不要打问那么多。

乡下吃饭场有男吃饭场、女吃饭场，多半是男女老少混杂。男人吃饭场里很静，往往一人说众人听，话题不外是谁谁家新盖了住房，谁谁做了什么买卖；女人吃饭场里，自然是张家长李家短，哪家的女人骂了公婆，哪家女人的男人有能耐，给女人买了啥好衣服。谁家的生活好，谁家的日子过着称心，谁家的女人手头巧，看饭碗里的饭食便一目了然。我会非常怀念某一天，有时会对这一天铭记好久不忘。小时候嘴巴馋，自然是在吃饭场里吃到了在家中很少吃到的东西。住在小巷口的香香姐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仨俩庄子都找不到比得上她的，很多人家都想娶香香姐过门。有几天，香香姐家天天门庭若市，相对象的跟走马灯似的，引得大妈大婶们在吃饭场里提起香香姐都直撇嘴，她们嘀嘀咕咕地说了不少香香姐的坏话。别看她们这样，男方送彩礼那天，香香姐给我们这些毛孩子左手一把糖，右手一把糕点，吃饭时还特意端出一碗散发着香气的诱人的猪肉，让老少爷们儿都尝尝，分享她的快乐与幸福，香香姐还特意给我多扒了些。她对男方非常满意，对象是邻乡一个乡长的儿子，人家答应给她找工作，让她去供销社当营业员，那时候，站柜台当营业员是许多乡下姑娘梦寐以求的事。不只是香香姐这么大方，街坊们也都这样，谁家有喜做了好吃的，也会端进吃饭场里与大伙分享。那时候，吃饭场里的气氛总是乐呵呵、暖融融的，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如今，这些民风古朴的乡下吃饭场正逐渐消失，乡间正面临变革，许多风俗都在悄然改变之中，当然，人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例外。